

# 你能给我讲一个鬼故事吗?

便利店里，电视机正播放着一则新闻：

发生在本市的连环杀人案至今未破，已经有 6 位成年女性在下雨天遇害了。

新闻播报员面带不忍地念着手中的稿件，警察已经对凶手做出模拟画像，凶手应该是一名 24 岁至 30 岁的青年男子，独居，衣着邋遢习惯戴帽子遮蔽面容，习惯尾随落单的女性至偏僻角落展开犯罪，有时也会闯入被害者的家里，凶手有超越常人的心理素质，杀人之后还曾在受害人的家里留宿一晚。

就在一个小时前，又有一名女性受害者的尸体被发现.....

这件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，宛若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一片乌云。

只要到了雨天，几乎没有女性敢出门。

苏红站在便利店的门口，头发和衣服被淋的湿透，苍白的脸上嘴唇微微发抖，她一次次拨打女儿的电话，但一直没人接听，

最后的一通电话更是诡异，刚拨通她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电话那头出现一声低沉的笑声，电话随即被挂断。

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，苏红心里涌起可怕的预感，女儿虽然顽皮胡闹，但从未挂过她的电话，唯一能想到的可能，就是女儿现在出事了。

「会不会是那个杀人犯.....」

想到这苏红忍不住打个哆嗦，她朝冻得冰冷的手哈了口气，再次冲进大雨里。

2

敲了一分钟，门终于缓缓打开。

站在门口的是一个面色阴沉的男人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他直直地看着苏红，用沙哑的声音问：「你找谁？」

苏红退后一步，看了看门牌号码，确认是女儿的住所后，苏红说：「我找玲玲」

男人露出困惑的表情，随即想到什么似的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嘴角微微上扬：「哦，请进。」

苏红却没有进屋，她站在门口向里面打量，发现客厅一片狼藉，桌子椅子乱成一团，苏红问：「玲玲呢？」

男人礼貌地说：「她在房间里睡觉，你先进来吧，外面这么大雨」

苏红问：「你是谁？」

男人说：「我是她的朋友，我们认识很久了。」

苏红说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怎么没听她提起过你？」

男人好像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他挑了挑眉：「你到底进不进来？」

苏红心怀忐忑地踏进女儿的公寓，刚进门，就看到地板上有一滩红色液体，沙发上有一件湿漉漉的外套，一顶脏脏的鸭舌帽被扔在茶几上，这个男人也是刚从外面进来的！

苏红想起新闻上的凶手画像，几乎就要尖叫起来，就在此时，门锁发出「咔」的一声，男人已经把门反锁，露出阴鸷的笑容坐到她对面。

3

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条毒蛇，它弓起身子，嘴里的信子窸窣窸窣，随时准备攻击你，你应该怎么办？

你应该保持镇定和它对峙，不要流露出害怕的姿态，不要让它发现你内心的恐惧。

当它捉摸不透眼前的「猎物」是否容易对付时，就会有退走的想法。

只有这样，你才有可能活下来。



这中间的每一秒，都是漫长的煎熬，是内心中勇气和怯弱的战争，一个细小的失误，也许就会断送自己的生命。

4

苏红深呼吸一口气，抬起头问那个男人：「为什么锁门？」

男人看着苏红的眼睛：「我不喜欢被打扰。」

说完男人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慢慢削起苹果，男人的手指修长非常灵活，苹果皮一圈圈掉在地上，这样看来，这个男人对使用刀具非常熟悉。

连环杀人案中的所有受害者，都是被尖刀刺死的。

苏红问：「被打扰什么？」

男人横着水果刀把一片苹果喂进自己嘴里，他没有回答苏红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一句：「你的外套都湿透了，不用脱下来么？」

苏红心里一颤，礼貌地说：「没关系，我坐会儿就走」

男人仿佛很享受此刻的氛围，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：「还是脱下来吧，淋了那么多雨容易感冒」

苏红说：「玲玲呢？我跟她说几句话就回去了，明天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」

男人用水果刀指了指卧室方向：「她就在里面，不过她今天很累，刚睡着」

苏红起身走向卧室，正准备扭开卧室的门，手却被男人抓住。

那男人的手就像一把钳子，苏红的手被箍得隐隐作痛，苏红忍不住大声喊：「你干什么？」

男人的眼睛里有很多血丝，估计是很多天没有休息好的缘故，瞳孔里的疯狂和亢奋几乎都要溢出来，他低着嗓子说：「我不是说她很累刚睡下吗？不要去打扰她。」

「我是她妈妈。」

「哦，你们长得不是很像嘛。」男人露出狞笑。

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她朋友，我们认识很久了」

「不可能，她所有的朋友我都认识」苏红分贝加大，用审视的眼神瞪着男人。

「你能不能小点声音？」

「我为什么要小点声音，这是我女儿的公寓。」

「因为，我会不高兴的。」水果刀在男人手中转来转去，不知道怎的，苏红好像看见那把尖刀刺入自己身体的模样，她几

乎能感受到自己腹部涌出的鲜血，来自死亡的预感压制住她的愤怒，她后退一步，重新坐回在沙发上。

压抑住疯狂的心跳，平息混乱的呼吸，苏红恢复到镇定的姿态。

我要救出女儿，一定要从这个魔鬼的手中救出女儿，苏红在心里发誓。

「这就对了。」男人露出满意的表情：「我们可以聊聊天，我估计，外面的雨还会下很久。」

5

生物学家做过研究，冷血动物并不嗜杀，相比于取走猎物的性命，它们更喜欢玩弄猎物的过程。

凌驾于其它生命至上的快感，会给它们带来强烈的刺激。

意大利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把一条蛇和一只老鼠锁在笼子里，不给蛇喂食，观察那条蛇何时会杀死那只老鼠，有人猜测是三小时，有人猜测是五小时，但是最后实验的数据是二十六小时（多次实验取平均值）。

当它饿的实在受不了时，它才选择杀掉猎物。

而在此之前，它一直死死地缠着那只老鼠，让它动弹不得，让它不停惨叫！

6



男人打开电视机，换了好几个台，最后锁定在时事新闻上，那条关于连环杀人案的播报再次出现在屏幕上，男人眼角微颤，扭过头问苏红：「你对这个人怎么看？」

「哪个人？」

「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？」

「我觉得他是个懦夫，是个极度自卑的软蛋」苏红不再逃避男人的眼光，平静地回答。

「哦？」男人饶有兴致的坐直身体：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」

「很简单，因为他只敢找落单的女性下手，而且都是在交通不便的雨夜，他不敢面对强大的男人，又极度害怕自己被抓到，就像个鬼鬼祟祟的小偷，要是哪一天他被抓住，我相信他会害怕的尿裤子。」

男人脸上的怒意一闪而过，很快又恢复到那个阴森的状态：

「你错了，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被警察抓住，他也会对着摄像头嘲笑那群无能的警察，说不定还会炫耀自己的犯罪经历。」

「杀人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么？」

「当然，一个人能支配另一个人的生命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已经和上帝站在同一台阶」

「……」苏红很难理解眼前的这个变态，她警惕的看着男人手上的刀，防备他随时暴走。

「你要不要听一个故事？」

「我没兴趣。」

「还是听听吧，挺刺激的」男人靠近苏红，他身上有股腥臭味，让苏红有点想吐。

「十三年前，也是一个大雨天，有个小男孩躲在床板下，听着自己母亲发出的呻吟声，压在他母亲身上的，是一个卖肉的屠夫，屠夫的裤子被甩在床边，裤子皮带上还挂着一把尖刀。

屠夫不停的用言语羞辱着他的母亲，而他的母亲居然没有任何不悦，只是迎合着屠夫的动作，那个贱女人甚至忘记床下还有自己的儿子。

那张劣质木床不停摇晃，灰尘全落在小男孩的脸上，小男孩觉得他的世界就像那个黑暗的狭小空间，正在慢慢坍塌。」

「所以他摸黑从床下溜了出来，捡起屠夫的拿把刀，朝两人正在交媾的身体刺下去，他从来不知道杀人是这么享受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刀刺入皮肤的感觉吗？

对，你肯定没有杀过人，但是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，那一瞬间是非常快乐的，就像你拆开巧克力的糖纸，虽然你还没有吃到巧克力，但是嘴里已经感受到甜味了。

屠夫正沉浸在性爱的快乐中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第二刀又下来了，足足刺了十三刀，屠夫终于停止了惨叫，满身是血的母亲



被这一幕吓呆了，他不明白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她把屠夫的尸体推到一旁，浑身发抖地缩在墙边。」

「如果说第一次杀人只是为了泄愤，那第二次杀人，完全是出于迷恋，出于对死亡气息的迷恋。

小男孩从小就被人瞧不起，因为他是母亲被强奸后生下来的，从小就没有爸爸，还要忍受自己母亲的虐待，稍有不顺就缩在衣柜里，一饿就是一整天。

在那一刻，小男孩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，看着母亲恐惧的眼神，他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意义，所以他温柔地喊了一声妈妈，爬上床缩在母亲怀里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」

「后来呢？」苏红忍不住发问，

男人咧开嘴冷笑：「我就知道你会有兴趣听的，后来他的母亲把他抱住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想哄他睡着后逃跑，小男孩根本没给她那个机会，就在母亲给他唱安眠曲的时候，他用尖刀刺入那个贱女人的喉咙。」

窗外毫无预兆响起一声惊雷，就像一颗炸弹在窗外爆炸，苏红手上的玻璃杯摔在地上，整个人都颤抖起来。

男人苍白的脸上全是得意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五官看上去很扭曲，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鬼：「所以我说他不是个胆小鬼，因为他杀的第一个人就是男人，还是个非常强壮的男人」

第一个想法，就是打电话偷偷报警。

苏红把手放进上衣口袋，准备拨通报警号码。

男人轻蔑地笑了笑：「我劝你别耍花招，从最近的警局赶过来，至少也要十分钟，而有的时候杀掉一个人，只需要十秒钟。」

这个男人比想象中残忍，更比想象中聪明。

苏红说：「我没想报警，我只是有点渴了。」

男人指了指柜子上的热水壶：「请便。」

第二个想法，就是迷晕他。

因为有长期的失眠症，苏红随身携带着安眠药，把那些粉末放进茶杯里，只需要一分钟，就可以让他毫无意识的昏睡过去。

苏红倒了两杯水，把那个有药的杯子放在那男人面前，男人有点诧异，但还是端起杯子，随着他手臂的抬高，苏红的心跳不断加速。

嘴巴接触杯子的前一秒，男人突然笑起来，把杯子放回茶几上：「我还是喜欢喝碳酸饮料」

第三个想法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苏红已经明白男人在故意捉弄她，就像猫抓老鼠那样，总是给她一点点逃脱的希望，但是在她即将成功的时候粉碎那一份希

望。

所以苏红决定摊牌，她说：「我可以留下来，你放我女儿走吧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」

男人愣住，母性的光辉可以把自己当成贡品，换取女儿的一条活路，苏红坚定的声音让他触动，想必之前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在求饶惨叫，没有人有勇气迎接这份屈辱和死亡。

男人抬起脸，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说道：「不用这么紧张，雨停的时候我会送你离开」

苏红心陷入谷底，这个男人已经彻底失去人性。

「我女儿.....是不是已经.....」苏红看着地板上的红色血迹，声音开始打颤。

「你想知道吗？」男人站起身：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和她见面」

男人有点得意忘形了，不离手的水果刀落在沙发上，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苏红抢过那把刀，那男人有点惊慌，却为时已晚，苏红已经把刀抵在他的胸口。

「玲玲，玲玲！」苏红对着卧室不停呼喊女儿的名字，但是没有回应。

男人脸色苍白，但还在给予苏红心理上的逼迫：「你知道吗？刀在每个人的手上用途都不一样，在我的手上，它是杀人的工具，但在你的手上，它只是切菜的厨具」

苏红已经彻底失控，她红着眼睛瞪着眼前的杀人狂，此刻她只需要一个答案：「我的女儿呢？」

男人挑衅般的回视苏红：「你觉得呢？当然是和新闻上的那些女人一样，你来晚了五分钟……」

苏红的眼泪溢满了眼眶，她大叫一声，咬牙把手上的刀刺向男人的心脏。

8

没有惨叫，没有血液喷涌。

窗外的雨慢慢小下来，男人的表情慢慢转变，恢复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和善状态。

「妈」女儿的声音从背后响起，一双温暖的手拦腰抱住苏红。

苏红低头看着手上的刀，原来只是一把道具刀，刀刃已经缩进刀鞘里。

男人如释重负的呼出一口气，对着惊魂未定的苏红说：「阿姨，对不起，刚刚是一场戏，本来我是不同意的，但玲玲一直坚持要我演。」

苏红扭过头，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，仿佛还没有从刚刚的惊吓中回过神来。

女儿拉着苏红的手说：「妈，这是我跟你讲过的阿勤，他一直想要当一个话剧演员，但每次站在台上都会紧张，要么忘词要

么笑场，导演都对他彻底失望了，阿勤因为这些事好久没睡好觉。明天他还要试一场戏，导演说要是这次还不行就把他辞退，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，让他来一次模拟表演，如果他能吓到你，那么明天的考试肯定没问题」

阿勤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，对着苏红不断道歉：「阿姨，我刚刚是不是抓疼你了？对不起对不起.....」

苏红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靠在墙边问：「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事.....」

阿勤挠了挠头：「那是我之前演话剧时扮演的一个角色，也是一个杀人凶手，我觉得套在这里挺合适的，就随性加了上去。」

原来是这样.....

苏红的身体摇摇欲坠，好像随时都要摔倒，她轻声对玲玲说：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应该接我的电话啊。」

玲玲和阿勤面面相觑，异口同声的反问苏红：「什么电话？」

苏红想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这时玲玲却突然尖叫一声，她颤颤抖抖地指着苏红：「妈，你流了好多血.....」

苏红低头一看，血已经浸红了自己的T恤，之前一直有外套遮掩着，所以两人都没发觉。

玲玲有点慌乱，对着阿勤大喊：「你刚刚弄伤我妈了？」

阿勤到处找止血的东西：「不可能啊，那把刀是道具，不可能伤人的呀」

就在此时，新闻播报员的声音从电视机里传出来。

「一直逍遥法外的连环杀人犯终于落网，两个小时前，他尾随一位落单的女性到巷尾，用尖刀刺死了那位受害者，但在行凶的过程中，受害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，凶手的胸口也被刺伤，警察沿着血迹一路追寻，终于找到了凶手的藏身之处。那名女性受害人的身份警方也已调查清楚，苏红，年龄三十八岁，职业是初中语文教师，因为担心独居的女儿，在今晚七点三十分出门，遇害时间是八点一十五分左右.....」

玲玲和阿勤看着电视屏幕里的苏红照片，又看了看眼前脸色惨白的苏红，忍不住后退一步。

9

终于回想起来了。

尖刀刺入身体的痛苦，喷涌而出的鲜血，那些不是死亡的预告，那些是死亡的回放。

大叫一声把刀刺向男人的胸口，是死亡前最后一个动作，出于反抗的本能。

那些没拨通的电话，只是自己的心愿未了，她希望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。

苏红微笑起来，她看着面前惊慌失措的两个孩子，轻轻地说：  
「不要怕，玲玲，妈妈知道你没事就够了」

玲玲走上前想要拥抱苏红，却抱不到苏红的身体。

苏红的身影正在渐渐消失，神色温柔地对玲玲叮嘱：「以后你就要一个人生活了，妈妈还担心你没有人照顾，会很孤独的。阿勤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你们好好的在一起吧，妈妈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祝福你们.....」

玲玲嚎啕大哭起来，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失去妈妈。

更没有想过，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，还是以这样一个恶作剧的方式。

门口响起了敲门声，苏红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，阿勤扶起玲玲，打开了被反锁的大门，两个警察正站在门外看着他们。

10

「苏红女士是一位英雄，如果没有她的奋力反抗，我们不会这么快就抓到凶手」

「凶手走后，身受重伤的苏红女士顺着小路爬出来，朝着这个公寓的方向爬了八百多米，最后因为失血过多，倒在楼下的便利店门口」

「临死前，苏红女士一直在拨打你的电话号码，但是因为信号问题，电话一直没能拨通，她倒在满是泥泞的路上，路过的行

人发现后马上打了急救电话，但是很遗憾，那时她已经没有了心跳.....」

警察走后，玲玲崩溃的坐倒在地，她悔恨自己的顽皮胡闹，眼泪就如失控的洪水决堤而出，阿勤坐在她身旁，把她搂入怀中。

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，在此刻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「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，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」——巴尔扎克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